

龍騰九萬里系列

蕭瑟武俠精品系列

太白文藝出版社

追云搏電錄

下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崑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武林霸主



龍騰九萬里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龙腾九万里系列

萧 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25 印张 300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80605-858-7/I·745

全 12 册定价:2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二十八章	天一掌教	(619)
第二十九章	云龙谷虎	(645)
第三十章	一剑光寒	(669)
第三十一章	武库藏珍	(707)
第三十二章	紫衣丽人	(724)
第三十三章	独斗群魔	(746)
第三十四章	武当掌门	(768)
第三十五章	步步杀机	(788)
第三十六章	追云搏电	(813)
第三十七章	卧底秘辛	(834)
第三十八章	八方风雨	(856)
第三十九章	快意恩仇	(877)
第四十章	彩霞漫天	(899)

第二十八章 天一掌教

惊愕中猛一回头……

想不到目光触处，竟发现一条白衣人影，就站在自己的背后。

这人身形瘦削，面如黄腊，动作简直像是鬼魅一般，若不是那一声冷哼，恐怕自己根本就发现不了他。

拘魂道人大惊失色，身形一晃……

他本意是晃身退入石阵暂避的，想不到刚自一动，那人突然声调一沉道：“你还想走吗？站住！”

举手一拂，没见用力，但那拘魂道人的穴道，却已被他制住，顿时木立当场，动弹不得。

那人一击得手，寒声喝问道：“老道，说，灰衣阎罗将那残废的老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原来他竟是为谷底亡魂来的！

躲在大殿神案的于梵与欧阳玉，对于刚刚发生的一场龙争虎斗，虽然不能说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却的的确确地听得明明白白。

通天教、太上帮，这已经够他惊奇的了！

眼前这神秘的白衣人，竟又问起了多年困居地下的谷底亡魂，这简直叫他惊上加惊，奇上加奇。

这人是谁？

他怎会问起谷底亡魂？

他打听谷底亡魂的下落是为什么？

就在于梵惊愕未解之际，突闻拘魂道人答道：“不知道！”

这一声不知道，惊醒了愕然失神的无情叟王超，只见他匆匆穿过石人大阵，向那白衣人身前一站道：“喂，你是什么人？这老道乃是本堂奉命捉拿的要犯，阁下如果不愿惹事的话，最好……”

白衣人听到此处，突把右掌一晃……

也不知是为了那手势，还是手掌上另有暗记，总之，无情叟王超一见之后，顿时神色骤变道：“你……你是……”

白衣人声调一沉道：“王超，你身为一堂之主，难道还分不出我是谁吗？”

无情叟王超一听，更是满面惶恐道：“是……是……属下……属下糊涂……属下没想到……属下参见……”

想必这白衣人来头甚大，因此无情叟才会在极度惊骇中显得语无伦次。

不过白衣人没容他再说下去一摆手道：“罢了！”

无情叟听后顿时如释重负，但仍不敢仰视连退数步。

白衣人双目向四周扫视了一遍，忽道：“王堂主！”

无情叟连忙恭声道：“属下在！”

白衣人道：“这道人身分极为可疑，带回分堂好好看管，听候本座发落！”

无情叟道：“是！”

就在应“是”声中，匆匆指挥着几名残存的手下，将拘魂道人带出了水神庙。

水神庙里，人去楼空，只有那神秘的白衣人，依然卓立在

大殿前的台阶上，他默默凝视着石人大阵，似是陷入沉思。

良久，良久，这才若有所悔似的说道：“嗯，是了，是了！”

话落蓦地举起手来，向院中连劈两掌。

这白衣人的一身功力，似乎已到出神入化之境，掌过处陡闻轰轰两响，石屑纷飞中地面上裂隙两个大坑。坑中尘土飞扬，隐约看得到有几具血肉模糊的尸身。

就在白衣人翻出水神庙不久，于梵与欧阳玉也双双冲出了大殿。

原来经过这一阵耽搁，他们所中的迷香已经失却效用，二人正待跟踪追出，想不到用力一纵……

突然，哎哟，不约而同地由台阶上跌了下来……

于梵与欧阳玉这一次双双跌倒，可并不是遭受到什么暗算，乃是因为蜷曲在神案下时间过久，血脉不能畅通，四肢麻木而已。

经过了一阵调息，很快全告恢复。

可是这样一耽搁不要紧，要想追踪那白衣人可就不容易了！

就在两人大加惋惜之际，突然，长空里再次传来一阵笛声。

欧阳玉抬眼一瞟，道：“于梵，快看，又是一只信鸽！”

果然，她话尚未毕，一只白色的信鸽又已飞临水神庙的上空。

不消说，这一定是太上帮向拘魂道人传递信息用的，假如能够获得这只白鸽所传的信件，则二人今后的行止，便可立即决定。

于梵精神一振，陡然间弯腰拣起了一片碎石……

但，未等他手中碎石打出，水神庙外适时传来一声清啸。

那信鸽本已盘旋下落，可是猝闻这声清啸之后，突又振翅而起，鼓翼乘风，竟朝庙外落去。

欧阳玉见状柳眉一皱道：“咦，奇怪啊，难道这啸声……”

话尚未落，突闻于梵插口道：“走，姑娘，我们出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人！”

二人步履如飞，转眼出了水神庙。

欧阳玉目光敏锐，于梵更不消说，二人方自一脚踏出了倒塌的山门，立即发现疏林外面的坦平大道上，停着一辆绿蓬马车。

虽然距离尚远，但仍旧不难在一眼之下就看出这辆马车的华丽；珠围翠绕，纓络纷垂，一色纯白的四匹驾辕健马，亦然显得环辔鲜明神骏非凡。

车辕上坐着一名绿衣少女，此时她一手掀开车帘，扭转了脸，似乎正在与车中人说话。

于梵固然无法看到车中坐的是什么人，甚至连车辕上那少女也只能看到半边侧影。

可是，他在目光一瞟之下，仍然情不自禁地陡然一怔，原来那只白色信鸽，此时就停在那少女的肩头。

由此可见，这辆马车中的乘客，必然是太上帮中人无疑！

这可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通天教掳走了拘魂道人，但是现在既然有了这辆马车，还怕查不出谷底亡魂的下落吗！

于梵心中一喜，忙道：“姑娘，我们过去！”

欧阳玉正待应好，想不到就在此时，突闻啪啪两响，紧接着的一声马嘶，那辆马车竟已铁轮转动如飞而去。

欧阳玉娇叱一声：“追！”

纤腰一拧，人影如箭。于梵更不待慢，双肩晃处，一掠就是数丈。

不过他们快，那辆马车可也不慢，风驰电掣般曳起一缕烟尘，转眼便绕过了前面山岗。

山岗背后是一片葱翠的树林，等到二人翻过山岗，马车早已消失不见。

看样子，马车是进了树林。

可是放眼四望，林宽十里，要想在偌大的森林里找一辆马车，又谈何容易！

就在二人迟疑之际，想不到林中竟然适时传来一阵马嘶，声音由树林西北角传来，相距约有数箭之地。

欧阳玉秀眉一扬道：“于梵，你听到了没有？”

虽然相距数箭之遥，可是马嘶的声音不低，于梵当然是听到了，不过他在闻言之后，竟然出人意外地双眉一皱道：“咦，怪事，怪事！”

欧阳玉听得一愕道：“什么怪事？”

于梵道：“刚才看到的明明只有一辆马车，现在怎会有这么多人？”

欧阳玉道：“有多少人？”

于梵道：“至少也有二十个！”

欧阳玉抬眼眺望，只见林深如海，连半个人也看不到，不由大惑不解道：“二十？你看得这样清楚？”

于梵笑道：“虽然看不清楚，但是他们谈话的声音还能勉强听得到！”

欧阳玉更是心头一跳道：“什么？距离这么远，你还能……”

她简直不能相信，说到这里一顿，鼻头微皱，俏脸儿一扬

道：“哼，你别骗人了！”

于梵笑道：“骗你干什么，我的确听到有几十个人在谈话……”

欧阳玉插口道：“好吧，既然你真能听到，那你就说说看，他们在谈些什么？”

话毕目光灼灼地注视着于梵，显然她心中仍旧不肯相信。

于梵笑道：“我可没有这么长的耳朵，要知道详细内容，我们还是走近些听吧！”

话毕率先迈步，朝向那片树林行去。

二人也不过刚刚行出数丈，突闻娇嘶盈耳，紧接着两骑健马由林中疾驰而出。

这两骑马一红一黑，显然不是那辆绿蓬马车的辕下之驹，马上分乘一僧一道，更不是先前跨辕而坐的绿衣少女。

两马奔驰甚速，欧阳玉刚自一怔，两马已到十丈之内。

这时候，领先黑马上的人也看到了她和于梵。

奇怪的是那道人一瞧到于梵之后，突然神情一震，缰辔猛收，唏聿聿长嘶声中，那匹黑马双蹄昂扬，陡然间停了下来。

紧随在他身后的那匹红马，见状前冲数步，也跟着刹住脚步。

红马上一名中年僧人，满面愕然地向于梵与欧阳玉一瞟然后转向黑马上的人道：“阿弥陀佛，道兄……”

道人不待话落，蓦地右手一摆，面色沉重地说道：“佛兄，你看到了吗？”

僧人一震道：“道兄，你是说……”

话音一顿，双目再次朝向于梵飘来。

道人将头一点道：“不错！”

他说时也把两道灼灼的目光，凝注在于梵的脸上。

于梵心中一动道：“两位……”

他仅止刚一开口，就听那僧道二人同时怒笑一声，蓦地圈转马头，狂奔而去。

欧阳玉见状大愕道：“于梵，这是怎么回事啊？”

于梵默然半晌，而后双眉一挑，说道：“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欧阳玉急道：“你明白什么，说出来让我也听听怎样？”

于梵道：“唉，说起来这实在是一场误会，不过……”

话至此处，突然声调一变道：“啊，他们来了，姑娘，你与此事无关，等会最好不要插手！”

欧阳玉抬眼一看，果然见到森林中走出三拨人来，这三拨人各有十来个，每拨间隔十丈左右，正以合围之势向二人停身之处奔驰而来。

渐行渐近，人影渐清……

走在当中的一拨全是道装打扮，领先一名道人，白眉银须，赤面黄袍，虽然年龄已逾古稀，但满面威严，精神仍极健旺。

左面是一拨和尚，也有一名满脸皱纹的老僧率领，由容貌上看，这老僧的年龄显然更在那老道之上，不过他身材甚为瘦小，双目半闭，就像是刚刚睡醒一般。

这两拨人僧道分明，显然是各属一派，可是走在右面的那第三拨人就不同了，虽然也只是十来个人，但却僧俗都有，走在这拨人前面的一共是三个人……

一名胖和尚，一名老尼姑，另外是一名青衣背剑的老者。

当欧阳玉眼看到那青衣背剑的老者时，情不自禁地心神一怔道：“爹，你……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一点不错，原来这青袍老者正是点苍居士欧阳子修！

老头儿本来一向极为宠爱这位掌上明珠的，可是现在不知为了什么，脸上非但没有一丝笑意，闻言竟还声音一沉道：“玉儿，你还不给我过来！”

欧阳玉从来也没有看过老头子这种脸色，当下眼睛一红道：“爹，你……”

点苍居士心中显然非常震怒，不待话落，竟又声音一寒道：“玉儿，我叫你过来你听到了没有！”

欧阳玉一听，芳心中顿时感觉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委屈，眼眶中的泪水，差一点就将夺眶而出了。

幸好，于梵这时候柔声说道：“姑娘，过去吧，这只是一场误会，你不用操心！”

欧阳玉迟疑道：“他们这么多人，你……”

话声至此倏然打住，双目瞟向四外人群，显然，她在为于梵担心。

可是，于梵闻言之后，居然行所无事地笑道：“对于这些人，我看在姑娘的份上，今天让他们三分也就是了！”

话音落处，当面一名中年道人，顿时忍耐不住地接口冷笑道：“让三分就是了？哼，小辈，你说得未免也太轻松了，今天除非你自刎在此地，否则就休想善罢干休！”

他疾言厉色，声音又粗又大，照说于梵听后，一定会怒不可遏。

然而，事情出人意料，于梵非但没有发怒，反而就像根本没有听到一般，径自转过头来，朝向那率先的黄袍老道说道：“道长可是武当派的吗？”

黄袍老道白眉一扬，答道：“不错！”

神态居傲，大有不可一世之态。

于梵又道：“请问道长的法号？”

黄袍老道两眼望着天上，再次答道：“贫道天一！”

他自负一派之尊，顶顶大名，于梵听了纵然不被吓得昏了过去，起码也要吓出一身冷汗。

但，出乎意外的是于梵仅止淡淡一笑，说道：“掌教法驾亲临，看样子是想替贵派的铜冠道长报仇了！”

天一掌教沉声答道：“不错，小施主既然已经知道了，就该趁早自作了断才对！”

于梵道：“掌教的意思，是要我怎样自作了断？”

天一掌教双眉一扬，厉声喝道：“自裁！”

于梵一听，突然狂笑道：“哈哈，自裁！久闻盛名，如雷贯耳，可是今日一见，想不到，想不到……”

话至此处，又是一串轻蔑的大笑。

天一掌教声音一沉，喝道：“想不到什么？说！”

于梵笑声一敛，剑眉一扬，满面不屑地抗声答道：“想不到名动江湖的武当掌教，居然是这么一个不辨是非的糊涂人！”

当着一群武当弟子的面，这么说的确是重了点，只听他话音方落，怒叱道：“好一个不知进退的小辈，看掌！”

一名中年道人，在喝声中越众而出，双掌一分，便向于梵抓来。

于梵轻轻地反手一挥，劲气立即透掌而出。

那道人哎呀一声，脚下连连暴退。

天一掌教神情一震道：“无量寿佛，小施主内力雄浑，看来铜冠师弟在你的暗算之下该是不会假的了！”

话音至此，轻喝一声：“看剑！”

一名手捧松纹古剑的小道，闻声疾闪而出，单膝点地，两臂上抬，把那柄长剑高举过顶。

天一掌教袍袖一拂，正待出掌取剑，突闻于梵大喝道：

“且慢！”

天一掌教闻声手下一顿，叱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于梵冷笑道：“掌门人，难道你在动手之前，就不想把事情问个清楚吗？”

天一掌教冷哼一声：“此事还用你说，贫道早在下山之前，就把当晚的情形问得一清二楚了！”

话毕五指一翻，已把小道高举在头顶上的那柄松纹古剑取了过来。

于梵冷笑道：“这么说来，掌教你已认定杀害铜冠道长的人是小可？”

天一掌教缓缓抽出宝剑，寒声说道：“当时只有你在场，不是你还会是谁？”

于梵轻哼一声，说道：“掌教，你恐怕弄错了吧，据我记忆，当时在场的不下数十人之多，并非如你所说的只有小可一个！”

天一掌教怒笑道：“贫道没有弄错，当时在场的确有数十人，可是除你之外，其余的全是我武当弟子！”

于梵冷笑道：“嘿嘿，武当弟子？掌教，你以为武当弟子就一定靠得住吗？国有奸臣，家有逆子，这可是自古有之！”

天一掌教听得眉峰一竖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于梵道：“我这话的意思非常浅显，既然掌教你还不明白，那我也就只好直说了！”

“说！”

“杀死铜冠道长的人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

“就是你们武当弟子！”

天一掌教猛地一震道：“什么？你……你说我武当派出

了……”

这样丑恶的字眼，他真不愿从自己的口里说出来，话至此处，不觉一顿。

可是，于梵却毫不客气地接口道：“我说你们武当派出了内奸！”

天一掌教神情倏变。

那身材瘦小的老僧也大为动容道：“阿弥陀佛，此事关系重大，小施主可千万不能乱说！”

说时双目暴张，炯炯目光，直向于梵脸上逼来。这外表毫不起眼的老僧，目光居然犀利如电，一身内功修为，显然犹在天一掌教之上。

于梵心中一动道：“你是什么人？”

老僧道：“贫衲少林圆慧！”

于梵道：“噢，原来是老禅师，小可失敬了！”

圆慧长老声音一沉道：“小施主，你可知道贫衲的来意？”

于梵道：“老禅师是为查问贵掌门觉慧长老死因来的吧？”

圆慧长老道：“你猜得一点不错，但不知你准备怎样回复贫衲？”

于梵毫不思索道：“就我所知，据实以告！”

圆慧长老神情一动道：“如此贫衲洗耳恭听了！”

于梵面色一正，沉声说道：“这事说出来，老禅师也许不信，贵掌门与武当铜冠道长的死因，实在同出一辙！”

圆慧长老面色微变道：“你的意思是……”

于梵道：“他也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圆慧长老听得一震道：“你这样说有什么证据？”

于梵道：“没有！”

天一掌教一听，不由怒笑插口道：“嘿，嘿，无凭无据，

如何能够令人相信！”

于梵冷笑回答道：“嘿嘿，我只是本诸武林道义，向你们透露事实真相，相信与否，悉听尊便！”

天一掌教大怒道：“哼，你倒推得干净，出剑！”

于梵毫不动容道：“掌门人，我看你还是暂息雷霆之怒，好好照顾一下自己吧，因为据我所知，那人杀了铜冠道长之后，下一个大约就轮到你了！”

天一掌教气得双目发赤道：“好利口的小辈，你到底出不出剑，假如再事推拖，本座可要先行出手了！”

于梵一听，顿时双眉挑动！

但是，就在他将要开口之际，突闻欧阳玉娇笑道：“于梵，你不走还等什么？快点走吧！”

于梵扭头一看，只见欧阳玉站在点苍居士身侧，满脸全是焦急之色，当下扬眉一笑道：“多谢姑娘关怀，不过你请放心，我可不怕他们！”

青芒一闪，软剑出鞘。

看样子，他竟准备动手了。

欧阳玉见状大急道：“于梵，你这人怎么搞的嘛，刚刚你不是亲口说过，今天看在我的份上要让他们三分吗？”

他这样说，不过是想叫于梵找个台阶离开罢了，他原以为，于梵的功力再高，也绝对不是天一掌教的敌手，更何况场中还有个少林圆慧长老。

于梵听后，恍然一笑道：“啊，是了，若非姑娘提醒，我还真差点给忘了！”

话毕，就待还剑入鞘……

但，想不到他刚把剑尖掉转，天一掌教陡然上步大喝道：“小辈，你也未免太狂了，索命三剑虽然凌厉，但却未必便在

本座的眼下，接招吧！”

反手一挥，震耳龙吟。

谁说天一道长空负盛名，一代掌门，果然有其过人之处！
于梵来不及还手，心头一震，急撤三步。

嘶嘶剑啸中陡然传出一阵裂帛之声，于梵一时后撤不及，衣袖立被那凌厉的剑气划破！

欧阳玉神色一变，天一掌教一着占先，沉声怒叱道：“小辈，你既然不敢出手，那就赶快出手就缚吧！”

话音刚落，突闻一声长啸。

就在这穿云裂石的长啸声中，陡见于梵软剑一抖，青芒暴涨，呼地一声，连人带剑朝向天一掌教扑来。

天一掌教神色一变，手中长剑疾挥。

他以数十年的修为，在电光石火的一刹那间，连续攻出九剑之多。

澎湃的剑气，顿时在身前布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剑势相触，只听一串不绝如缕的金铁交鸣，而后突然间双方各自向后飞退数丈。

身形落定，天一掌教神色大震，显然，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事实上不仅止是他，此时场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因为过度的惊愕，而变得一片沉默。

在这落针可闻的沉静空气里，终于，于梵发出一声冷笑，掉转身形，举步而去。

他去势奇快，晃眼就是数十丈。

有几名道人想要追截，但却被天一掌教示意阻止。

数十道目光，默默注视着于梵的背影，渐去渐远，终于消失在一片如海的森林里。

这时候，天一掌教把收回的目光转向圆慧长老。